

寻访儿时的“石人石马”

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儿时在家乡周边的山上，总能见到一些零星的“石人石马”。“石人”乃“石像生”，乡人俗称“石翁仲”；“石马”即墓前几种石兽的总称。也有将“石人石马”统称为“石像生”的。而在家乡人口中，不论是文臣武将还是马羊虎狮等，均合称为“石人石马”。

中小学时常有远足，1962年小学时的一次远足让我印象深刻。傍晚老师宣布：明天远足，去山那边看“石人石马”。顿时全班同学欢呼雀跃。

翌日太阳发白时，我们登上了慈溪浒山西南缘的白雾（湖）岭，往南就是“山那边”的桐池湖（现属余姚市低塘街道洋山村的桐池湖自然村），湖畔有座古墓，墓道上有“石人石马”。直到几年前，当我编《老浒山》一书时，才明白这是陈雍的墓域。

《余姚六仓志》点校本有《陈雍列传》。近年新书《余姚进士录》（王孙荣编著）载：“陈雍（1452年—1542年），字希冉，号简庵，绍兴府余姚县云柯乡眉山里（今属慈溪市浒山街道眉山社区）人，军籍。”

陈雍墓道的“石人石马”至今让我牵挂。今年的酷暑与疫情使我囿于本地，正好能抽暇寻找它们。我先找到60年前那条远足的古道，然后顺着古道向南搜索，身后是白雾岭，眼前是桐池湖。陈雍墓应在两者之间的古道北侧，我深信此判断无误。厂房和农家别墅盖满了山麓，中午酷热的“烧烤模式”将开启，我却毫无着落。扫兴欲归时，无意间发现别墅群中躲着几楹老屋，门前立着一位弓背的老人。冲着这老屋老人我上前打探。

老人叫陈泉坤，九十开外，自称与“陈尚书”同族。其实此村人皆呼陈雍为“陈尚书”，也许是我之前直呼“陈雍”不妥而“问无着落”吧。

《余姚进士录》载：陈雍，明成化二十年（1484年）进士，后授工部主事，嘉靖四年升南京工部尚书。乡人称其“陈尚书”不错。

经陈泉坤老人详细指点，我终于找到了陈尚书墓址。老人回忆说，陈雍墓道的马用的是白石，儿时经常骑它，印象可深了，至于有无其他石兽已记不清了。20世纪60年代后期，拆墓剖石，石料用于建造桐池湖闸

- ①第一次去时，袁韶墓道的石武将还较完整。前方有石马。
- ②横河东畈村的石马。
- ③孙越墓的石狮子，在慈溪乌山东麓。
- ④横河柘畈村现存的石马、石羊、石虎。



门。

权威的《中国建筑文化大观》载：“中国陵墓建筑神道两旁的‘石像生’艺术，就是‘事死如事生’的象征。”据说在古代举行大典时，除文武百官等排列御道两侧外，还将装笼的狮子、大象等放在两旁，以壮皇威。帝王死后需要同样的排场，所以就在陵前设置“石人石马”。此排场发端于秦，当时称之为“翁仲”。传说秦有位大将叫陈翁仲，此人身材高大，力大无穷，因镇服匈奴有功，其死后，皇帝为了纪念他，把陈翁仲铜像放在咸阳官门外。后来人们就把铜像称为“翁仲”。

再后来，帝王陵前都放“石人石马”了，直至扩展到官员墓前。至于放几对？则因国、因朝、因人而异。多的，对称放置12对“石人石马”，有文臣、武将，有狮子、麒麟、獬豸、骆驼、马、象、羊等。而马总是不缺位的，马善奔且性情温顺，是古人离不开的交通工具，于是石马成了这些石兽的“总代称”。

记得儿时远足还去参观过浒山南邻横河镇的“石人石马”，至于是谁的墓道，我已记不清了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专谒了杜湖边的袁韶墓域。据《慈溪文化集萃丛书》中的《慈溪百景》载：“袁韶字彦淳，四明人，《宋史》有传，南宋淳熙三年进士。任桐庐令……（后）任右司郎官……任参知政事……

卒后，赠大师越国公。”难怪当地人称其为“王坟”。

袁韶规模比陈雍墓大。据载，当年神道自西向东长一里许，沿途设牌坊、华表；墓前依次排列文臣、武将石人各一对，石马、石羊、石虎等各一对。1958年后建里杜湖水库，牌坊、华表柱和砌筑石料逐步遭拆除移用。故我去时，仅见文臣武将石人各一尊，石马一对，散抛在竹林里。及后再去时，石人石马已失首，据说遭了劫。

这次寻访，是我儿时远足的延伸。

在写此文时，我尝试将慈溪一带的“石人石马”一网打尽”，于是先对慈溪市横河镇的“石人石马”作了田野调查。在厉祖浩、桑健波、孙卿、宓天玄等先生的指点下，找到了如今散落在户外的一些“石人石马”：在乌山前有孙越墓道的一对石狮子，置于马路边；东畈村的一匹石马，移放在晒场头；柘畈村有石马、石羊、石虎各一，其中石马已被偷盗过一次，归还后现用水泥浇筑马腿固定。

几年前，慈溪市博物馆收藏了横河镇寺下村的文臣武将三尊。但失而复得毕竟是少数。

寻访时，乡老给我讲述了不少旧事（所涉小地名难以写准确，老人大多不识字，口口相传，笔者只得用同音字代替）。

寺下村早年有“赵”王坟，“洋辣”湾，椅子背有很多“石人石马”，拆下后堆放在地上一

剖开；

孙家境三孝子的三座墓前均有石人石马，后来都被毁了。在石人腹部横截出两片正好能做一个石磨，而石马肚子能开凿出一只中型的石臼；

西埠头（位于杜湖畔）有裘琏墓，乡人称“探花门头状元墓”，据说有墓道、牌楼等。20世纪60年代以前遭拆除，现墓址沉入湖底；

建造梅湖水坝时，有不少石人石马被抛入坝基中……

说到梅湖，必说一事：南宋吏部尚书史岩之的墓就在此地。近查鄞州新闻网刊有署名史宏的文章《南宋吏部尚书史岩之墓志铭现身绍兴，见证四明史氏家族当年的荣耀》，其中说道：“史岩之，是南宋晚期四明史氏家族一位重要人物……史岩之葬于如今的慈溪梅湖山，2010年，当地人重修老桥时发现一块墓志铭……据当地人讲，史岩之的坟墓按照宰相规制建造，墓道上，配置了高大的石像生，旁边，还建了一座积庆教寺，以奉祭祀……1986年，慈溪县人民政府将此列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。”

讲到史氏墓地，自然联想到东钱湖畔的南宋石刻公园，它把散落于各处的“石人石马”集中在湖畔之山麓予以保护展示，这些“石人石马”大都来自四明史氏家族墓。这真是一件好事，让我们真实地触摸到现存的宋韵。

阿拉宁波话

赵淑萍

宁波老话“老老来走走，勿用掣包头。”意思是常来走走，但不要拘于礼节。

包头，就是礼包，又称“草纸包”“纸蓬包”，是用特种草纸包的。包头的形状也有讲究，一种是长方形的，称“送包”，往住包的是蛋糕、饼干、豆酥糖、麻酥糖等糕饼，纸相对薄一些。还有一种形同“斧头”，称“斧头包”，包的是桂圆、荔枝、核桃、红枣、蜜枣、黑枣等南北货，纸要厚一些。包头上还有一张红纸，叫“招头纸”，印着“四时糕点，南北果品”等字样。当然，招头纸上还有店铺名，这就相当于商标了。过去，像大同、大有、方怡和、董生阳等南货店的包头质量是保证的，送的人，接的人，都会觉得很有面子。市井中曾流传着一个顺口溜，“宁波南货六大家，大同大有董生阳，方怡和加升阳泰，还有江东怡泰祥。”这包头，四时八节送，过年前送，正月走亲戚时送。那时物资匮乏，收到包头都不拆，转手就送另一家，而那一家也回赠一个包头。这草纸包头转来转去，最后纸有些磨损，纸绳也有些松了。

还有一句宁波老话叫“三八两市来走走，省得掣包头。”要听懂这句话，就要了解宁波城的一些历史。清代的《宁郡地舆图》以平面与立面相结合鸟瞰式画法，描绘了宁波府城内的街道建筑布局，并将城厢内的水陆交通要道作了交代。当时的六个城门清晰可见，它们是永丰门、望京门、和义门、东渡门、灵桥门和长春门。城门周边往往是最热闹的地方，于是，就有了各种集市。民国《鄞县志》有这样的描述：“南门有三市，西门有八市。三市多竹木畜类，有事之家率于此以购鸡鸭；八市则多蔬菜行，盖皆由余姚及鄞西乡而来也，船舶争集，人民杂处，夹道商铺，鳞次栉比，一如江东。”

先说南门——长春门，初建于唐代，是当时明州城南的南门，是连通城厢与鄞奉地区的要道，也是明州城两处带有水门的城门之一。明代史料有记载，这里的“甬水桥里”的“南塾墟”逢三逢八为市集，称“长春门内南郭市”，俗称“三市”。民国《鄞县志》还记载，当时的南门三市胜过西门八市，城里人家办红白喜事，

回味

俞亚素/文 顾玮/摄

有一次周末回乡看望父母，途经一个村子，突然听到一阵鞭炮声，继而传出洪亮的声音：抢上梁馒头嘞！

我不由驻足张望。嘿嘿，还真发现有人在抢上梁馒头。抢的人以白发者居多，另有两个小朋友。主人家颇细心，抛下来的点心装在小袋子里，这样就卫生多了。

我也弯腰捡了几个，无非是乡下常见的油包、金团和糖糕。回到娘家，我让母亲蒸了吃。咬上一口，味道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倒是勾起了几分回忆。

小时候，乡下人家但凡遇上这三件事，大抵要办酒席：一是亲人过世，一是结婚，还有便是造房子。白事让人不喜，甚至令人恐惧；结婚如果不是自家亲戚的事，也没什么好处可得，顶多看个热闹而已；唯有造房子，即便不是自家的事，不是自家亲戚的事，而是村里的事，是隔壁村里的事，都会和我们沾点关系。因为房子快造好了，主人家就会举行一种有趣的仪式——抢上梁馒头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孩子们多数已能吃饱穿暖，但仅此而已。想要再吃好的，只能是梦中的事了。偶尔也会梦想成真，比如抢上梁馒头。说是馒头，其实是各色点心，客气一点的主人家，还会扔一些糖果，甚至扔一些硬币。这点心，对我们小孩子来说，不啻“天上掉下来的馅饼”。

我读书的学校离住处较远，途中需经过几个村子。这一路上，如果看见哪个村子的哪户人家在造房子，我便会在心里暗暗期待，期待抢上梁馒头的好日子。可是，这好日子并不一定是休息天，主人家多半会让算命先生挑一个黄道吉日，有时可能是我们的上学日。但也不用难过，父母会帮我们完成这个梦想。尤其是母亲眼疾手快，常常能抢回很多点心。待我们放学回家，她便把蒸好的点心分给我们姐妹俩。

然而，抢上梁馒头还得亲自上阵才有意思。自家村子有人造房子最是开心，所谓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抢起来方便，抢得自然也多。倘若隔壁村的，甚至是隔壁村的隔壁村，或因消息不灵通，或因跑得慢了一点，等赶到时，仪式已结束，人群已散去，你那怕翻遍所有的草丛，也找不到一个幸存的点心。那种失望，记忆犹新。好在世上总有良善的人，有一

三八两市来走走 省得掣包头

都到南门来买鸡鸭鹅和各种河海鲜。三市路非常繁华，南货店、杂货铺、酱园、茶楼、酒肆……店铺林立。一到集市日，行商坐贾吆喝往来，讨价还价，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1949年后，三市曾经冷落过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又兴起集市。有旧货交易市场，逢三逢八又有自然集市，称三八集市。

西门是望京门，此门朝向西北的京都方向，所以被称为望京门（另一种说法是因为“望京桥”得名）。该城门设有一水关，使月湖与西塘河连通。西塘河是重要水道，官船往来繁忙，望京门外自是一派繁荣。明代朝鲜官员崔溥《漂海录》中就描写了望京门外的景象。旧时望京门外，逢八有集市，称为八市。四乡八镇的农民常用船运来新鲜果蔬，故多的是蔬菜行。但八市存在的时间并不长。

每逢三、八，农民来赶集，卖自家货物换取钱财，然后去城里逛逛，南货店走走。在城里有亲戚的，就拎着包头去亲戚家，作为伴手礼。城里亲戚也客气，就说“三八两市来走走，省得掣包头”，意思是常来走走，但不要拘于礼节，那样太生分了。

同样，余姚有三七市二六市，这个“市”，也是市日的市，是“逢三逢七赶集、逢二逢六赶集”而来的。

沧海桑田，那草纸包现在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大礼包、大礼盒。南门旧货市场拆迁后南移，三八集市不再，倒是和三市隔着南塘河的南塘老街，2012年1月15日盛大开街。不知老宁波到此，是否会回忆起南门三市昔日的繁荣景象和那句老话。

抢上梁馒头



抢上梁馒头如今成了奉化黄贤景区的一项特色活动。

回，我兴冲冲地赶到隔壁村抢上梁馒头，迟了一步，地上的最后一个馒头被别人如获至宝地捡起。我不死心地翻了一会儿草丛，终于失望。就在我耷拉着脑袋往家里走时，一个和母亲差不多年纪的大妈叫住我，从箩筐里拿出两个点心，一个是油包，一个是糖糕。我竟也不推辞，欢天喜地接过来，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回家，跟母亲炫耀说：“这是我抢来的上梁馒头。”母亲笑着说：“啊哟，我们的老二可真机灵呀。”

我们家也造过房子，造过两次。第一次造的是平房，当时我还太小，没什么印象。第二次造的是楼房，我已读小学六年级。父母特地挑了我们姐妹俩不读书的日子抛上梁馒头。那天，秋高气爽，爹娘一脸的喜气洋洋，我们姐妹几个也喜气洋洋，等在我们家楼下的人也同样如此。自家的上梁馒头，我是不抢的，仿佛是为了显示主人家的风度。我只是很神气地看着我家抢馒头的一众人等，心里莫名地有一种自豪感。

如今，农村极少有人再造新房子了，自然，上梁馒头也没处可抢了。当我试着将这一传统习俗讲给女儿听时，她一脸地不可思议。也是，这个习俗消失太久，她又怎会晓得？

慢时光

蔡体霓 文/摄

许多往事回想起来，不但有趣，而且觉得温馨可亲有情趣。就说过去临近春节去买轮船票，可说是一年之中计划了很久的事情。

这里所说的轮船票，我们宁波人指的就是去上海的船票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每到春节前数天，从宁波到上海的客轮，自上午到夜晚，每隔几小时开出一班，最多时每夜有6只轮船运行。我为啥不说6只客轮呢？因为其中还有几只货轮在春运期间临时改做客运，船体是黑色的，多为“战斗”某号，船上有很大的起运吊架，船票均是五等舱价格。

我那时在镇海工作，家住潘火桥。每年农历十二月廿八回上海探亲，这一天与小年夜只隔一天。照当年购票规矩，购票日算起可买前三天的船票。其实，除夕前三天的船票已经到了十分紧张的程度。就说某年农历十二月廿六这一天吧，大概清晨三点，我穿上厂里发的大棉袄，骑上自行车从潘火桥出发了。宁横路上，淡黄色路灯的光，透出冬夜的一点暖。经过好几座小桥，间有上宁波城区去卖菜的三轮车驶过。路上无人行，骑车速度又快，不到半个小时，已经过百丈街，冲上老江桥，眼前灯火通明。下桥经江夏公园，再过马路，来到邮电大楼旁的售票处门

深夜排队买船票

口。

售票处门口已有十余人聚在一起，有的在附近徘徊。一问，都是买去上海的轮船票的。说要编号，十个人一组。一组人编完，来者接下去继续编。没带纸笔的，马上问人借，有的人急了，干脆把香烟纸拆开开来，将名字写在纸壳白面上，来一个写一个。都是自发编组的，写了名字，好像购票有了把握，放心了

一半。于是，大家闲聊起来。说那几个排在最前头的阿姨，是昨夜傍晚从奉化乘公交车赶来的，在售票处门口坐了通宵，因为倘若她们当日早晨乘车来此恐怕买不到票了。

大家继续聊着。有的说好几年没去上海了，去瞧瞧家；有的说去望望阿姨，看看阿姨；还有的说，我们宁波人去上海，总带上土特产，年糕啦，鸡和咸蟹啦。上海

的亲眷也买这买那的送给我们。那时的亲情浓得化不开。

等待的时间总是那么慢，看看手表，离上午7点半开门还早着呢。那时也没有手机可看，大家只盼着天色快点亮起来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看到新江桥上公交车开过来了，又看到一辆公交车驶过东门口朝江厦桥方向去了。东福园饭店旁的点心店里冒出一团团的热气，有人说，我去买几只包子来吃，马上回来。天又亮了许多，东福园旁新华书店的红色招牌也看清了，还能看见隔马路的宁波第一副食品商店门口人山人海。

将近7点半光景，售票处里出来一位中年工作人员，手里拿了一支粉笔，大声说，“排好队，排好队！”然后在每人衣袖上写上号码。又待片刻，售票处打开大门，大家涌入大厅，顿时觉得暖和多了。忽见一个戴眼镜的上海知青，向我打招呼，他是从高桥赶来的，我们连续几年在售票大厅碰到。一年没见了，彼此握手问候。

到了8点钟，售票窗开了，挂出小黑板，上面写着各个等级舱位的可供票数，让人既紧张又兴奋。嗨，到底买到了船票，遂欢喜而归。



当年部分船票，中间一张是半票。